



羊城晚报

五十周年纪念

总策划 梁国标

主 编 张 维

五十年花地精品选

散文卷 下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FLOWER CITY PUBLISHING HOUSE



五十年花地精品选

总策划 梁国标

主 编 张 维

副主编 何 龙

散 文 卷

下

主 编 胡区区 吴小攀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50年花地精品选. 散文卷 / 张维主编; 胡区区, 吴小攀分册主编.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5360-5382-3

I. 5… II. ①张…②胡…③吴… III. ①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97684 号

责任编辑: 温文认 欧阳衡 林 菁

技术编辑: 易 平

平面设计: 苏家杰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45.25 2 插页

字 数 910,000 字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90.00 元 (上下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50

五十年花地精品选

散文卷（下卷）

目 录

胡希明	◇ 天南海北忆夏公 ——写在夏衍的《天南海北谈》 一书校样读后	359
张抗抗	◇ 丢失的经历	362
张 梅	◇ 棉布和花鞋	365
赵 禁	◇ 花甲犹作少年狂 ——《冯白驹将军》创作散记	367
周文韶	◇ 梦会苏东坡	369
韦君宜	◇ 波月楼的盛会	371
王季思	◇ 我的老年心境	373
瞿 琮	◇ “OK”三记	375
李 门	◇ 硝烟小语 ——记朝鲜战友韩青	379
何 龙	◇ 人情有味	382
梁 信	◇ 致刘晓庆	385
秦 牧	◇ 人是唯一会笑的动物	388
光未然	◇ 粤海诗记	392
符启文	◇ 家住西关长寿西	394
叶永恒	◇ 钓鱼轶事	397
周镇宏	◇ 我的日本“三同户”	399
张 长	◇ 平民的欢乐	403

伊 始	◇ 吃酒的老人 ——快乐的天才之一	406
紫 风	◇ 医缘.....	409
陈晓虹	◇ 在男性世界里.....	412
范以锦	◇ 画眉与簪杜鹃.....	414
雷 铎	◇ 虎门怀古.....	416
苏 晨	◇ 黄花岗那合龙柱.....	419
陶 萍	◇ 梅花村散记.....	422
苏叔阳	◇ 记胡耀邦同志一件事	425

1989—1980

司马玉常	◇ 读书与老婆.....	427
陶建军	◇ 飞行家.....	430
王恤珠	◇ 四月，想起我的苏联老师	432
左 夫	◇ 闽南观石.....	435
吴有恒	◇ 故人小记.....	438
陈若曦	◇ 吾家有男初长成.....	442
柯 原	◇ 淡淡的色彩和一缕清香 ——悼念沈从文老师	447
缪永忠	◇ 老家的话.....	449
筱 敏	◇ 喑哑群山.....	451
李亚平	◇ 驼铃，摇出满街风采	454
文洁若	◇ 梦之谷中的奇遇.....	457
徐 刚	◇ 遥远的森林 ——致塞外坝上林场	

目 录

		464
汪静之	◇ 西湖也要诗人捧.....	468
赵丽宏	◇ 迎接胜利的是死亡 ——墨西哥纪行之一	470
朔 望	◇ 食事琐议.....	473
区 诤	王家声 ◇ 在老舍故居喝豆汁儿 ——老舍学术讨论会归来 漫笔之一.....	476
孙 犁	◇ 谈照像.....	478
吴泰昌	◇ 施叔青与她的《香港的故事》	480
杨光治	◇ 洛迦山的禅影涛声.....	483
黄天骥	◇ 饭后茶余说《济公》	485
康 濯	◇ 绣花裙的友谊.....	488
黄宗江	◇ 花神赋.....	490
梁茂艺	◇ 千古秦淮.....	493
刘南昌	◇ 黑海潮 ——牛田洋，历史与现实	496
徐城北	◇ 丁聪有这样一个小本	501
峻 青	◇ 雁荡山上的空中飞人 ——漫游记趣.....	504
李兰妮	◇ 初次见识澡堂子 ——一个“南蛮子”眼中的北京人之一.....	507

目 录

林贤治	◇ 写在风暴之后 ——献给父亲·····	509
易 征	◇ 多伦多来客·····	512
杨 沫	◇ 我的自白·····	516
杨羽仪	◇ 皇迹上的紫薇花·····	521
朱昌勤	◇ 春城的北国风光·····	523
张胜友	◇ 边寨人家·····	526
刘斯奋	◇ 梅花，一个古老的故事 ·····	528
钱君匋	◇ 回忆郁达夫·····	531
端木蕻良	◇ 我喜爱屠格涅夫·····	533
碧 野	◇ 岩耳·····	536
陈忠实	◇ 一九八三年秋天在灞河 ·····	539
黄药眠	◇ 写在活页上的短句·····	542
黄永玉	◇ “动物短句”相关的事 ——《罐斋杂记》代序 ·····	544
黄宗英	◇ 故友新交欢聚三元里 ·····	546
贾平凹	◇ 宿州涉故台龙柘树记 ·····	549
黄秋耘	◇ 月迷津渡·····	551
黄伟经	◇ 复苏的树杪·····	554
高晓声	◇ 天南地北走马看·····	556
廖沫沙	◇ 诙谐谈笑见纯真 ——怀念廖承志同志 ·····	559
王虹昭	◇ 我们要去看日出（外一章） ·····	561

目 录

戴镠龄	◇	遥念叶圣陶先生·····	563
杜佐祥	◇	硝烟下的盆景 ——法卡山前线采访手记 ·····	565
湛 容	◇	编辑和我·····	567
蓝 翎	◇	蟋蟀声声·····	570
严文井	◇	我只是个不速之客·····	573
李意珍	◇	春天，我推开窗户·····	574
雨 纯	◇	你早，金色的文锦渡 ·····	577
贺 朗	◇	珠海渔女·····	579
戴厚英	◇	大地是实在的·····	582
杜渐坤	◇	三河坝去来·····	586
高士其	◇	庆龄同志对我的关怀 ·····	589
岑 桑	◇	“花花绿绿”的消息 ·····	590
黄庆云	◇	西方的微笑和东方的婚礼 ——参加国际笔会随感之一 ·····	593
郁 茹	◇	乘车随想·····	596
冯 牧	◇	在阿诗玛的故乡 ——石林、长湖、大叠水 漫记·····	598
朱可先	卞 卡	◇ 最后的二十七天 ·····	602
陈国凯	◇	“我从《花地》来!” ·····	606

目 录

1966—1957

曹靖华	◇ 一枚牙章·····	609
李孟昱	◇ 鼎湖醉绿·····	610
马 烽	◇ 吃饭引起的风波·····	614
肖 玉	◇ 老房东的热炕头·····	621
王 匡	◇ 我所知道的艾思奇同志 ·····	624
夏 衍	◇ 广州赞·····	628
周立波	◇ 韶山的节日·····	630
林 遐	◇ 越南的船·····	635
黄谷柳	◇ 陈树存·····	637
红线女	◇ 一段不平易的路程·····	641
韩北屏	◇ 橘林茶香·····	644
章以武	◇ 一只石榴·····	648
程坚章	陈 建	
	◇ 不老松·····	650
老 舍	◇ 春来忆广州·····	653
杨干华	◇ 三岔路口·····	655
陈残云	◇ 秋色无限好·····	658
冰 心	◇ 给广州的朋友·····	661
周瘦鹃	◇ 迎春时节在羊城·····	662
巴 金	◇ 喜悦和感激·····	664
郭沫若	◇ 我的故乡——乐山·····	668
周 敏	◇ 荔园记·····	670
吴 晗	◇ 夫人城·····	673
李士非	◇ 水乡消息·····	675
马师曾	◇ 我演关汉卿·····	678

萧 荻	◇ “唐知县”这个人物 ——看广东汉剧《审诰命》	681
黄树森	◇ 呵！水来了.....	683
陶 铸	◇ 松树的风格.....	686
杨 奇	◇ 和韬奋相处的日子.....	688
俞平伯	◇ 桃根 (读周邦彦词札记)	691
唐 弢	◇ 列宁格勒的白夜 ——访苏散记.....	692
杜 埃	◇ 从北京到华沙 ——旅途书简.....	696
萧 殷	◇ 亘古以来.....	699
张 维	◇ 后记.....	702

目 录

天南海北忆夏公

——写在夏衍的《天南海北谈》一书校样读后

胡希明

夏公今年92岁。我应尊他为长者。

我们相识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准确点说，我是先读他的文章，后来才认识他本人的。那时我随冯玉祥部队转战甘肃、宁夏、青海一带，奔走万余里，历时五年多。北大漠的生活很贫乏，在友人家中我翻到一本书，文章风采，引人就读，于是我随身带着，暇时便取出来翻阅，直到这本书在军中遗失，我脑海里还清晰地记着作者名字：沈瑞先。多少年后，我辗转到了香港，受陈河山的举荐，主编《天文台三日军事评论》。此期间，我特地去广州，在西关长寿路《救亡日报》社初次见到夏公，得知夏衍即是沈瑞先，心里便多了一分敬意。那次见面时间很短，同时还认识了在《救亡日报》工作的林林、周钢鸣、叶灵凤、狂酸泉、谢家因等人。

再见到夏公是在香港，那也是我接触夏公最多的一段时间，那时他参与《华商报》的工作。我当时在办《周末报》，另外也是《华商报》副刊的专栏作者，因而无论是谈文章还是私人来往，我与夏公的接触密切起来。说起来，至今仍有许多人认为夏公是《华商报》副刊的主编，因为他除了常在副刊上写导向性的文章外，还经常到编辑部去，替副刊的编辑工作出点子，还亲自为副刊约稿。直至今日，“华商报史学会”仍把夏衍同志作为老领导看待。而他却谦虚地说，他自己当年不过“是一个随传随到或不传自到的撰稿者”。

《华商报》后期，处于全国解放前夕，形势变得比较简单严峻：蒋介石政府腐败，民众生活痛苦。因而，在报纸上写稿的目标也变得更加明确：采取各种形式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行径，并向广大人民群众传递解放区的消息。活跃在香港的一大批文化人士，透过黎明前的黑暗，已经看见了曙光，个个鼓足了劲，废寝忘食地工作，以迎接胜利的到来。夏公、廖沫沙、司马文森、杜埃、秦牧等人都不断地更替着笔名，为报纸写稿，我也大体上每日都给《华商报》写些短论。华商报社附近有一间北方小饭馆“海景楼”，有时我们从编辑部出来，就到“海景楼”吃饭。大家都是文化人，口袋里没有几个钱，说是“上馆子”，也不过点三二个小菜，有时甚至是就着一碟花生米，几块豆腐干，喝几两酒，如此而已。其实，我们不过是找个地方坐下来聚一聚，聊聊天。而好喝酒的，有乔冠华、聂绀弩和我。夏公是不喝酒的，他是一个很理性的人，自制力非常强，在我心目中，他永远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当时，我以格律诗词的形式、填写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内容的“新乐府”，在《华商报》《茶亭》副刊上发表之后，遭到某些人的非议，我心情不免有些不平静，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不顺心的事，夏公便约我到“海景楼”吃饭，实在是想开解我，几杯酒下肚，委屈和牢骚都翻了上来。夏公见劝阻不了我，生气地离席而去。事后，我心里既愧疚又后悔。但夏公却没有向我再提这件事，他专门撰文在《茶亭》副刊对某些人的非议给予答复和反驳，说只要内容没有毒，能反映人民的意愿的文章都是可以发表的，广大读者尤其需要通俗的形式和文字，他还鼓励我说，旧体诗短小精悍，犹如匕首，长枪大刀可杀敌，匕首也是武器。结果，我的这些别具一格的“歪诗”，竟成了《茶亭》副刊的“保留节目”，受到读者的喜欢。

还有一次，有人对我写的讽刺和揭露国民党一些“达官要人”的小丑行径的专栏短文感到不满，在香港一家报纸上登了一篇所谓“社论”，题目是“三流必也正名乎”。内容当然是要我不要骂蒋介石。我打算就此再写篇文章反驳，夏公很冷静地阻止，说：不要理他。

1988年我再到香港，向友人打听当年的“海景楼”，得知早已被拆掉了。如今高楼林立的香港，当然不可能再存在那么一间薄利的北方小饭馆，但是那间简陋的小店，却一直勾起我对许多旧人往事的怀想。

夏公表面不拘言笑，却是个外冷内热的人，他广交朋友，从不以个人的好恶待人。潘汉年曾说过：夏衍是福将，我想，这多少也与夏公处事待人的严谨与坦诚有关。和他接触、交往，你会感到有一种可信赖感。大概是1947年，夏公离港去南洋，临行前他把我找到山林道他的寓所谈话，一再叮嘱我要少喝酒、少说话等。他走了后，我独坐在香港海滨，默默看飞鱼跃出海面，竟像眷恋兄长一样思念着他。我觉得，夏公是真正了解我的为数不多的人中的一个。

六十年代，我与萧荻合作写了京剧剧本《杜鹃》，被作为现代剧准备推出。夏衍其时是文化部部长，为此事还专门给我来过信。不久便是“文化大革命”，不用说，此事即遭到批判，夏公自然就成了我的“黑后台”，此事也成了给我列举的许多条罪状中的一条。而夏公本人呢，那时被整得更厉害。我听熟人偷偷地告诉我，夏公被押到山西临汾，腿也被打折了。我心里郁闷至极，写诗一首以寄托远念：

梦里年华却倒流，觉来雁唳汾河秋。

江东子弟如无几，南国佳人已白头。

内容是不敢明说的，题目也只能用“无题”。我知夏公不喝酒，但抽烟。有人送给我一盒“长城牌”雪茄，装潢很美观，硬盒子内装着烫金商标的雪茄烟，那时还是稀罕之物，我想把它留给夏公，可又不知往哪里送。打倒“四人帮”后不久，我到北京去开会，但夏公却戒了烟，便将此雪茄搁了下来，直到前两年，把它翻出来，会抽烟的人一尝，说已经过时变味了，才把它扔掉。

1986年2月，夏公到深圳参加一个会之后，特意在广州停留了几天，住在解放北路迎宾馆。我患脑血栓后遗症，已不良于行。夏公的腿也不好，他竟拄着拐杖，由女儿沈宁陪着，登上三楼我的住所来看望我。我们眼里盈着泪水，相对无言地对坐着。我心里头很激动，半个世纪的人事沧桑，千头万绪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夏公过后对我女儿区区说：我们不用说话，互相看看对方，身体还好，就有了安慰。区区又告诉我说，沈宁忙着跑市场去买广东的烧鹅和荷兰豆，准备乘飞机带回北京，说她爸爸喜欢吃些广东菜。我忽而感到时光倒流，似乎回到了当年在香港那段令人兴奋而难忘的日子。经历了长长的岁月，尽管曲折和磨难很多，夏公与我，还有一些老朋友能够不改初衷地活到今天，能够知道对方的消息，相互见一面，确实足以告慰矣。

夏公一直坚持写作。他除了是个作家、翻译家、新闻工作者，还是党组织在文艺战线、统一战线方面的一个领导者。直至今日，他92岁高龄，依然头脑清晰，思路敏捷，这确实是“有福”。而夏公有福，我们这些老朋友也感到有福了。

看过夏公的《天南海北谈》一书的校样之后，我零散写了这些。我在前面说过，夏公是长者，我是没有资格给长者作序的。只是借这个机会作些回想，叙叙旧，以表达一下我对他没有表达过的尊敬之情吧。

1992. 4. 于广州

丢失的经历

张抗抗

忐忑地站在管理自行车的老人面前，慌乱地翻着自己的提包，狼狈不堪地低声说：师傅，我的钱包丢了，我，我连付你的存车费也没有了……

老头朗声回答：没有就没有呗，几分钱的事儿。

我，我……真不好意思。

钱包都丢了，还啰嗦什么，走你的吧。

灰溜溜地对他说声谢谢，慢吞吞跨上车。现在是一分钱也没有了，哪儿也不用去了，老老实实回家吧。回家的一路上，就说不出的沮丧。

又丢东西了，怎么又丢东西了呢？好不容易下决心出来买东西，偏把钱包丢了，谁知道那里头还有多少钱，反正丈夫又该幸灾乐祸地说我马大哈了。

那一次同他上街，买完东西拎着大包小包的顺便去看电影。电影散场已是晚上十点，一路兴味盎然地与他议论剧情，下了车走进家门口时忽然感到手里空荡荡的，赶紧慌慌张张地问：喂，我是不是有个包哇？他双手举了举自己手里的袋子看看，疑惑地说：好像，好像你是拿着一个包的。你还说那个包里有证件，得自己拿着才放心。我大叫一声说坏了坏了，我一定是把那个包丢在电影院里了……这才想起刚才的确是把它放在自己旁边的空座位上了，可散场灯一亮，起身走人，完全彻底地忘了世上还有一个包的事。最最糟糕的是，那个包里除了刚买的价值几百元的東西外，还有我的工作证和电话本什么的……

大概谅我是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丢东西，丈夫很宽容地说：那我陪你再回去找找吧。就又骑车走去。电影院早已是灯光暗淡，大门紧闭。敲了半天门，出来个值夜的，说了情况，央求他开门让我们到那原先的座位去看看，说不定它就没被人注意还好好地呆在那儿呢？那师傅倒挺通情达理，于是剧场灯光大亮，一览无余，连个包的影都不见。终于是悻悻然失望而归。路上丈夫还安慰说，那本儿什么的有地址，没准人家一两天会送回来呢。

却是从此音信全无。等了几个月，总算是死了失而复得之心。麻烦事殃及作协办公室，还得为我补发工作证。丈夫倒是颇有些得意，说些什么人人都会有错，彼此彼此，花钱买个教训之类的话。虽知他是目光远大潜藏为自己辩解的借口，无奈把柄在人，只能装聋作哑，暗自忿忿然伺机看等他丢东西的时候。

可惜“阴谋”尚未得逞，自己居然又重蹈覆辙，创下新的纪录。那一年夏天，连续丢三落四丢得个一败涂地。上了趟街，走着走着发现阳光怪晃眼，才想

起把墨镜落在某家商店里了；出去旅游，下了雨便打伞，雨停了回到住处，发现伞不见了；去人家做完客，回到家，扇子就不知哪去了；骑着车，发现太阳好晒，才记起刚才把草帽留在冷饮店里了。晒得受不了，索性再买一顶吧，下次上街，草帽便又不翼而飞……回家涎着脸说：嗨，破财消灾，破财消灾……

就连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像话了。整个一个败家子儿的形象，这话小时候外婆早有预言在先，说这样的脾性嫁了老公早晚会被休掉。于是下决心痛改前非，下决心改造世界先从自己做起。首先是轻易不要外出，这样便绝对安全；一旦离开家门，眼睛应目不转睛地紧盯着自己的提包；凡是上街，手中要死死抓住一切能抓住的东西；偶尔碰到必须由本人去银行，取了钱便不惜代价地“打的”回府。如此实践多日，颇有成效。

东西倒是暂时不再丢失，但心里却像是丢了什么似的，总是别扭。隐隐的，就有一种守财奴的自我感觉，人像是成了东西的奴隶。这种小心翼翼的日子持续了一段，实在神经紧张得不行，不丢东西倒比丢了东西的日子难受，真是咄咄怪事。

丈夫似乎体察到我的烦躁不安，终于有一天恍然明白此人已是无可救药。就像近年来个体经济的发展，既然堵不住，明智的办法便是政策索性放开。他在我某次赴约时又一次把外套留在了宾馆的餐厅后，正式恭喜我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善于抛弃旧事物，应该说符合当今新潮流。

于是顺水推舟地就破罐子破摔——那年冬天，在已经创造了连续三个冬季连丢四副手套的纪录下，又将一副去年新买的羊皮手套夹在自行车的后架上忘了取下。当时正值隆冬，气温零下十几度，骑车在中途，没有了手套，那滋味实在不好受，不大一会儿，手便冻得又红又肿，只好暂且撤下正事不办，先寻一家商店去买手套。这回自知凡是精品，必定伴我不长，就花十块钱买了一副做工粗糙的皮革手套，从投资上预先做好丢失准备以免损失太大。然而奇怪的是这副手套却是至今仍跟随着我迟迟不去，令我疑惑不解并多少有些遗憾。

有一次作家朋友相聚侃大山，不知怎么谈到了关于丢失的苦恼。料想不到许多人都同我有类似的经历，顿时彼此间息息相通。最可贵的是冯骥才先生极有魄力地对丢三落四的习惯给予了充分肯定，他用耐人寻味的口吻反问道：你们想想，一个从来不丢东西的人是多么可怕啊。

真的，想想，如果一个人整天守着自己的东西，岂不是活得太臃肿也太沉重了么？

自此受到这番鼓励，再丢东西就有些心安理得。至今年夏天过黑龙江去对岸的布拉戈维申斯克一日游，在贸易市场同一个俄国老太太换东西时，她一眼看上了我背的一只美国百事可乐的牛津包，缠着我非换不可。我想换就换吧，换回来一只银狐毛领，自以为这回大大地赚了一把，过江回来发现一只随身带的电子保健仪不见了，遍寻无着，思来想去，突然记起在布市下车前曾将那玩艺塞进了背

包竟忘了取出，一准是连同那个背包换给了俄国人。因而这中国传统针灸医学，就莫名其妙地留在江那边为中俄友好作贡献了。又安慰自己说，反正丢的也不是别人的东西，丢责自负。平生唯有一次把镜泊湖的一位摄影师的艺术摄影底版弄丢过，实在也不完全算是我的过错。再说，按照“物质不灭定律”，即使丢了，别人不还有使用价值吗？

有过多年来如此丰富而不厌其烦的丢失经历，可以说是久经沙场面不改色了。但这最近的一回，我却为自己不能如数付出存车费感到了羞愧。一路上回想起自己的种种“劣迹”，觉得自己真是没有希望“进步”了。我这样一路走一路丢失，到头来岂不是“一无所有”两手空空的什么都留不下了么？

苦着脸回到家，很不自信地把刚才的想法告诉丈夫，我想多少总得有点自我批评的态度。没想到他却大笑不止，他说哎呀你这样想还真把你自已给丢了。其实世界上的东西本来就不属于任何个人，人只有一种东西是不能丢的，我相信。哎，你说那是什么？

我笑起来，你说那是什么？你说呢？